

舉杯向天笑

——論中國詩之自作多情

余光中



1.

詩人描寫的對象，不是人間世，便是大自然。即使所寫多為人事，其活動的背景也往往是天象地理，草本蟲魚，也就是大自然了。涉及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若是只寫實況，只究道理，不帶感情，也無文采，那便是科學，不是文學了。詩則不然，無論直接或是間接，萬事萬物總是帶有主觀，其中有個「我」在。「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似乎是「無我」之境，其實是靜觀自得、剎那的忘我出神：「我」已經混入萬物了。至於「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第一句還是純景，第二句就有「我」了。接下來的「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那個「我」就更確定了。

寫景出現在中國文學裏，一般認為是從魏晉以後，亦即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論者認為謝靈運不但是山水詩的大家，也是山水遊記的遠祖。其實柳宗元更是山水遊記的奠基人，而大謝以前，中國詩中也儘多寫景佳句。我們可以從曹操的〈觀滄海〉一路追溯到《九歌》的「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甚至《小雅》的「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大自然在中國詩中的形象多采多姿，難以盡述。如以可畏與可親來區分，則出現在早期詩中的大自然頗有可畏的面目，尤其《楚辭》

瀾漫巫風的祭祀篇章為甚。例如〈招魂〉、〈大招〉、〈招隱士〉等篇就極言四方異域如何蠻荒險惡，不可久留。〈招隱士〉是這樣結尾的：「虎豹鬥兮熊羆咆，禽哭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大招〉警告亡魂：「東有大海，南大炎火，西有流沙，北有寒山。」〈招魂〉最為緊張，不但四方不可以止，連上下也很危險。巫陽把冥府稱為幽都，驚告亡魂說：「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這話可以了解，但她竟說：「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就令人不解了，不知所謂「天國」究竟何處可寄託。天上有虎豹噬人的凶象，直到近代的龔自珍，還在《己亥雜詩》中用來影射君側。

李白的傑作〈蜀道難〉極言四川山嶽的險阻可畏，至於「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的地步，令人不禁想起三招的描寫。李白將樂府的〈箜篌引〉變調為〈公無渡河〉，最後幾句也駭目驚心：「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胃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直到清初，苦命的才子吳漢槎坐科場弊案，遠放寧古塔二十餘年，吳梅村送行的〈悲歌贈吳季子〉仍出以相似的超自然風格：「人生千里與萬里，黯黯消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八月龍沙雪花飛，橐駝垂腰馬沒耳…前憂猛虎後

蒼兕，土穴偷生若蠅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
髻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
人鬼。」

2.

不過中國古典詩中的大自然，仍以可親的
形象為常態。《詩經》雖有「何草不黃」之
歎，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詠，「溯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與「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的浪漫柔情。只是《詩經》所詠，畢竟多
為北方背景，不像南國溫暖而多水，草木茂
密，風光明媚。所以丘遲那封留傳千古的招降
書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
鶯亂飛」的名句，只能在南渡之後，從南朝才
子的筆端繡出。

儒家早將大自然人文化，久有「仁者樂
山，智者樂水」之說。儒者而兼修道釋的柳宗
元，以《永州八記》奠下中國山水遊記的基
礎。他說西山「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
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柳
宗元將西山提升到哲學與宗教的高度，成了具
體而微的大自然：所謂「造物者」，就是大自
然。柳宗元說自己上了西山，「心凝形釋，與
方化冥合。」前一句是「忘我」，後一句是
「入神」，正是人文與自然融合的最高境界。

面對天地，能夠「心凝形釋，與萬化冥
合」，是中國哲人最可貴的精神。但此情哲人
往往心領神會，卻說不出來，或者說得不美，
只好讓詩人說了。在中國最好的寫景詩中，大
自然不但藹然可親，甚至能與詩人心心相應，
彼此交感。西方詩學亦有「擬人格」(person-
ification)之說，其中還包括一項修辭格，讓
詩人以第二人稱直呼不在現場的神、人、物，
甚至像死亡、懦弱之類的抽象觀念，即所謂
「逕呼法」(apostrophe)。儘管如此，西方
詩中物我相忘之例雖多，天人互動之例卻罕

見。在基督教的文化裏，天人呼應幾乎不可
能，因為物我之間，不，物我之上還有一萬能
之神，不容我擅自作主。能像狄金森那樣向上
帝偶然撒嬌，或像鄧約翰那樣向吾主冒昧訴
苦，已經是到僭越的邊緣了。

李白〈獨酌青溪江石上寄權昭夷〉前八句
說：「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
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
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李白不愧是詩
仙，醉中竟然舉杯笑邀西天共飲，西天竟然
落日之目、晚霞之臉報他一笑。帥呆了吧！更
帥的是：晚霞滿天，還可以聯想成天也喝醉
了，臉都紅了。

這樣的李白才寫得出「暮從碧山下，山月
隨人歸」，「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的妙
句，才能寫出「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
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妙詩。辛棄疾把此
意借去，將本生息，寫成更得意的妙句，「我
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不
厭」變成「嫵媚」，更見自作多情。值得注意
的是：辛棄疾〈賀新郎〉上半闕這兩句與下半
闕的名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
耳」，是正反相成的。舉目見青山，可喜。回
首不見古人，可恨。足見青山長在，而人事多
變。辛棄疾之狂態古人見不到，卻幸有青山見
証，更幸青山所見，不是狂態而是嫵媚，是見
青山青睞，才真是詩人的知音。〈賀新郎〉要
這樣讀，才有味道。

3.

樂山樂水而山水亦有回應，這種天人默契
之境，宋代以來大盛，尤以蘇軾最為生動、最
富諧趣。他的名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
聚」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
宜」，有隱喻也有明喻，但都止於比喻，山水
仍然是客，並未反身應主。倒是〈法惠寺橫翠





拾參、洗心集



閣〉之句：「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縱：吳山故多態，轉折為君容。」吳山不再安於客體之描述，更反過來變為主動，反作用於人身了。另一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之句：「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也把自然寫成與人親狎的玩伴，說人臥船上，本是船在起伏，相對地，卻像是山在俯仰；船在風中，本來是船在飄盪，相對地，卻像是月在徘徊。這種相對互應的動感，蘇軾妙筆寫來，卻像是大自然以逗人為樂。

蘇軾最擅七古，〈越州張中舍壽樂堂〉開頭八句妙喻相接：「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其中第二、第四兩句，青山不但擬人化了，而且反客為主，倒過來對人有迎有拒，到人事裏來插一腳。第五句是自然介入人文，第六句則是人文倚靠自然，互應相當密切。

蘇軾詩中的諧趣，多在日常生活之中，悟出人與萬物的微妙關係，透出一份靜觀自得之樂。下面的摘句足見他如何善友萬物，不擇細小：「山人睡覺無人見，只有飛蚊繞鬢鳴」；「夜深風露滿中庭，惟有孤螢自開闔」；「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橋下龜魚晚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王安石的名聯「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也是把山水無意的現象寫成人情有心的回應。西方把這種手法叫做「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其實可譯為「去習求新」。其實西方有一個更早的術語：「人情化」(anthropomorphism)，可以用來解釋宋詩這種「移情萬物」的親切詩藝。

在宋詩中，楊萬里也是善於移情萬物的大家。他一生作詩四千二百首，像下面這些妙句幾乎俯拾皆是：「水吞隄柳膝，麥到野童

肩」；「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醺醺蝴蝶渾無辨，飛去方知不是花」；「城裏萬家都睡著，孤鴻叫我起來聽（畫角）」；「卻是竹君殊解事，炎風篩過作清風」；「風亦恐吾愁路遠，殷勤隔雨送鐘聲」；「好山萬皺無人見，都被斜陽拈出來」；「老夫渴急月更急，酒入杯中月先入」；「閉轎那知山色濃，山花影落水田中；水中細數千紅紫，點對山花一一同。」

敏感又博感的詩人，莫不多情，更且「自作多情」。正因「自作多情」，才會「誤會」、「幻覺」萬物皆有情，不但領詩人的情，更且以情報情，有所回應。一般詩人能賦萬物以人性，已屬不易，但真正「自作多情」的詩人，才能更進一步，使萬物受而知報，領而知還。李白的「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之所以偉大，正因詩人將自身提高到「與自然莫逆，作造物知己」的博愛與自信。這原是聖人的境界，但只有詩人入而能出，說得出來。

康德曾謂：「有二事焉，常在此心，敬而畏之，與日更新：上則為星辰，內則為德性。」此語清醒而莊嚴，洵為哲人氣象。相比之下，我還是覺得李白這兩句更生動，更自然，更有趣。

西方詩中不是沒有李白、蘇軾、楊萬里這種天人相應，萬有交情的境界，但是能做到白朗寧在〈海外鄉思〉中這三句妙想的，卻屬難能：

那是聰明的畫眉；每首歌他都唱兩遍，

怕你會以為他再也趕不上

第一遍妙而無心的歡狂！

雪萊的〈西風頌〉借用但丁的連鎖詩體，層層逼近，氣勢壯闊，叫來了西風的巨靈，也叫醒了自我的靈魂，但通篇只見詩人向風靈呼

喊請願，誠然動人，卻不見風靈有何回應。相比之下，李白呼天而天回應，卻自信得多。比起基督徒詩人的原罪意識與一切榮耀皆歸於主的自然觀來，中國古典詩人「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自若，與「萬物皆親、眾生如友」的自喜，實在是中華詩藝的可貴美德，值得一切現代詩人深加體會而長保勿失。

曾賦詩人以如許靈感、如此恩情的大塊自然、多采眾生，正面臨愈演愈烈的文明浩劫。

人類不知自愛之餘，更禍延自然，連累眾生，勢將淪為雙重的「罪人」。佛洛依德曾說：「文明的主要任務，其存在的真正理由，端在保護人類，抵抗自然。」面臨科技進步引來的大劫，這句話只怕是說不通了。為了對自然感恩惜福，詩人的筆該為環保而揮了吧？否則不幸，只怕有一天詩人下筆，要悲歎「我見青山多憔悴，料青山見我應加倍」了。*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